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二十三卷 情通類

以下飛禽

鳳

南方有比翼鳳，飛止飲啄，不相分離。雄曰野君，雌曰觀諱，總名曰長離，言長想離著也。此鳥能通宿命，死而復生，必在一處。紂時集於長桐之上，人皆以為雙頭鳥，不祥。及文、武興，始悟曰：此並配之瑞也。出《瑯環記》。

又，西方衛羅國王有女，字曰配英，與鳳共處。於是，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。後□年中，女忽有胎。王意怪之，因斬鳳頭，埋於長林邱中。後生女，名曰皇妃。王女思靈鳳之游好，駕而臨之長林邱中，歌曰：「杳杳靈鳳，綿綿長歸。悠悠我思，永與願違。萬劫無期，何時來飛？」是鳳忽然而生，抱女俱飛，逕入雲中。出《洞玄本行經》。

鸞

尉賓國王買得一鸞，欲其鳴，不可致。飾金繁，饗珍羞，對之愈戚，三年不鳴。夫人曰：「嘗聞鸞見其類則鳴，何不懸鏡照之。」王從之。鸞睹影悲鳴，沖霄一奮而絕。見《異苑》。

鶴

湘東王脩竹林堂，新楊太守鄭哀送雄鶴於堂。其雌者尚在哀宅。霜天夜月，無日不鳴。商旅江津，聞者墮淚。時有野鶴飛赴堂中，驅之不去，即哀之雌也。交頸、頡頏、撫翼，聞奏鐘磬，翩然共舞，婉轉低昂，妙契弦節。

晁采畜一白鶴，名素素。一日雨中，忽憶其夫，試謂鶴曰：「昔王母青鸞，紹蘭燕子，皆能寄書達遠，汝獨不能乎。」鶴延頸向采，若受命狀。采即援筆直書三絕，繫於其足，竟致其夫，尋即歸。

石鶴

揮使有病瘵，尙然待盡，出叩蓬頭。蓬頭曰：「與我寢處一宵，尚何病哉。」揮使大怒，欲搗其面。細君屏後趨出止之，謂揮使曰：「神仙救人，終不以淫欲為事。倘能起病，何惜其軀。」遂許諾。其夜，蓬頭命選壯健婦女四人，抱病者而寢，自運真陽，逼熱病體：眾見瘵蟲無數飛出，用扇撲去。黎明，輔以湯藥飲食，痼疾頓除，一家驚起愧謝。遂還西川鶴鳴觀，乘石鶴而去。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，不知何代物也。蓬頭乘其雄者上升，其雌者中夜悲啼。士人驚怪，爭來擊落其喙，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。

秦吉了

天后時，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，得秦吉了二隻，能解人語，至都進之。留其雌者，雄煩怨不食。則天問曰：「何乃無聊也？」鳥曰：「其配為使者所得，頗思之。」乃呼景陽曰：「卿何故藏一鳥不進？」景陽叩頭謝罪，乃進之。則天不罪也。

鴛鴦

元魏顯宗延興三年，因田，鷹攫一鴛鴦，其偶悲鳴，上下不去。帝乃惕然問左右曰：「此飛鳴者，為雌為雄。」左右對曰：「臣以為雌。」帝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陽性剛，陰性柔，以剛柔推之，必是雌矣。」帝乃慨然而歎曰：「雖人鳥事別，至於資識性情，竟何異哉。」於是下詔禁斷鴛鴦，不得畜焉。

劉世用嘗在高郵湖，見漁者獲一鴛鴦，其一飛鳴逐舟不去。舟人殺獲者而烹之。將熟，揭釜，其一亦即飛入，投湯而死。

鸚鵡

《爾雅》云：「南方有比翼鳥焉，不比不飛，其名謂之鸚鵡。」詞家以鸚鵡喻夫婦。

雁

元好問（字格之，金人。），赴試並州，道逢捕雁者，捕得二雁：一死，一脫網去。其脫網者，空中盤旋，哀鳴良久，亦投地死。元遂以金贖得二雁，瘞汾水旁，壘石為識，號曰「雁丘」。因賦《摸魚兒》詞云：

「問世間、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。天南地北雙飛客，老翅幾回寒暑。歡樂趣，離別苦，就中更有癡兒女。君應有語，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雪，隻影向誰去。橫汾路，寂寞當年簫鼓。荒煙依舊平楚。招魂楚些嗟何及，山鬼暗啼風雨。天地妒，未信與、鶯兒燕子俱黃土。千秋萬古，為留待騷人，狂歌痛飲，來訪雁丘處。」

樂城李仁卿治和云：

「雁雙雙、正分汾水，回頭生死殊路。天長地久相思債，何以眼前俱去。催勁羽，倘萬一、幽冥卻有重逢處。詩翁感遇，把塞北江南，風嘹月唳，並付一丘土。仍為汝，小草幽蘭麗句。聲聲字字酸楚。桐江秋影今何在，草木欲迷堤樹。露魂苦，算猶勝、王嬙青塚真娘墓。憑誰說與。對鳥道長空，龍艘古渡，馬上淚如雨。」

按《輿地志》：雁丘在今太原府陽曲縣。

王天雨云：家後有張姓者，曾獲一雁，置於中亭。明年，有雁自天鳴，亭雁和之。久而天雁遂下，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。後因名樓曰「雙雁樓」。

王蔭伯教諭銅陵時，有民舍除煙繚繞，祓除不祥。一雁偶為煙觸而下，其家直以為不祥也，烹之。明日，一雁飛鳴屋頂，數日亦墜而死。

弘治間，河南虞人獲一雌雁，縛其羽，蓄諸場圃，以媒他雁。至次年來賓時，其雄者與群雁飛鳴而過。雌認其聲，仰空號鳴。雄亦認其聲，遂飛落圃中。交頸悲號，其聲嗚嗚，若相哀訴者。良久，其雄飛起半空欲去，徘徊，視其雌不能飛，復飛落地上，旋轉叫號，聲益悲惻。如此者三四次，知終不能飛去，乃共齧頸蹂躪，遂相憤觸而死。嗚呼！雁為禽類，而且有恩義。人之夫婦相拋棄而不顧者，何獨無人心哉？

燕

襄陽衛敬瑜早喪。其妻，霸陵王整妹也，年□六，父母舅姑咸欲嫁之。誓而不許，截耳置盤中為誓，乃止。戶有燕巢，常雙來去。後忽孤飛，女感之，謂曰：「能如我乎？」因以縷志其足。明年復來，孤飛如故，猶帶前縷。女作詩曰：

「昔年無偶去，今春猶獨歸。故人恩既重，不忍復雙飛。」

自爾春來秋去，凡六七年。後復來，女已死。燕繞舍哀鳴。人告之葬處，即飛就墓，哀鳴不食而死。人因瘞之於旁，號曰「燕塚」。事見《南史》。唐李公佐有《燕女墳記》。

一說，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。衛溺死，玉京守志。常有雙燕巢梁間，為鶯鳥所獲。其一孤飛悲鳴，徘徊至秋，翔集玉京之臂，如告別然。玉京以紅縷繫其足，曰：「新春復來為吾侶也。」明年果至，玉京為詩云云。後玉京卒。燕復來，周回悲鳴。家人語曰：「玉京死矣，墳在南郭。」燕至墳所亦死。每風清月皎，或見玉京與燕同游灞水之上焉。或云：玉京即王氏乳名；加姚者，從母姓也。

元元貞二年，雙燕巢於燕人楊湯佐之宅。一夕，家人舉其燈照蠹，其雄驚墜，為貓所食。雌彷徨悲鳴不已。朝夕守巢，諸雛成翼而去。明年，雌獨來復巢其處。人視巢有二卵，疑其更偶。徐伺之，則抱雛之殼耳。自是春來秋去，惟見其孤飛焉。夏氏子見梁間雙燕，戲彈之，其雄死，雌者悲鳴，逾時自投於河，亦死。時人作《烈燕歌》云：

「燕燕于飛春欲暮，終日呢喃語如訴。但聞寄淚淚如瀟湘，不聞有義如烈婦。夏氏狂兒好吹獵，彈射飛禽幾幾絕。梁間雙燕銜泥至，飛鏃傷雄當兒戲。雌燕視之或如癡，不能人言人不知。門前河水清且泚，一飛竟溺澄瀾底。傷哉痛恨應未休，安得化作呂氏

女，手刃斷頭報夫仇。」

長安豪民郭行先，有女子紹蘭，適巨商任宗。宗為賈於湘，數年不歸，音信不達。紹蘭睹雙燕戲於梁間，長吁語曰：「我聞燕子自海東來，往復必經湘中。我婿離家不歸，數歲茂有音耗，生死存亡未可知。欲憑爾附書，投於我婿。」言訖淚下。燕子飛鳴上下，似有所諾。蘭復問曰：「爾若相允，當泊我懷中。」燕遂飛於膝上。蘭遂吟詩一首云：

「我婿去重湖，臨窗泣血書。慙慙憑燕翼，寄與薄情夫。」

蘭遂小書其字，繫於燕足上。遂飛鳴而去。任宗時在荊州，忽見一燕飛鳴頭上，訝視之，遂泊其肩。見有一小緘繫足。宗解而視之，乃妻所寄之詩。宗感而泣下。燕復飛鳴而去。宗次年歸，首出詩示蘭。宰相張說敘其事而傳之。

鶴

高郵有鶴雙棲於南樓之上。或弋其雄，雌獨孤棲。旬餘，有鶴一斑，偕一雄與共巢，若媒誘之者，然竟日弗偶。遂皆飛去。孤者哀鳴不已，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。時游者群客見之，無不嗟訝，稱為烈鶴，而競為詩歌弔之。復有「烈鶴碑」。

鴿

江浙平章嶮嶮養一鴿，其雄斃於狸奴。家人以他雄配之，遂鬥而死。謝子蘭作《義鴿》詩以弔之，云：

「翩翩雙飛鴿，其羽白如雪。烏員忽相殘，雄死雌蹙蹙。絕食累數日，悲鳴聲不歇。蒼頭配他偶，捍拒項流血。血流氣亦憤，血盡氣乃絕。嗟爾非鴛鴦，失配不再結。嗟爾非雌鳴，所性殊有別。於人擬莊姜，之死同一轍。夫何宮壺內，往往少貞烈。夏姬更九夫，河間不堪說。聊為義鴿行，以激夫婦節。」

金鵝

義熙中，羌主姚略壞洛陽溝取磚，得一雙雄鵝，並金色，交頸長鳴，聲聞九臯，養之此溝。

以下獸屬

象

日南貢四象，各有雌雄，其一雌死於九貢。至南海百有餘日，其雄泥土著身，獨不飲酒食肉，長史問其所以，輒流涕焉。

玉象 金象

李德裕好餌雄黃。有道士自云李終南，住羅浮山，笑曰：「相公久服丹砂，是世間凡火，只促壽耳。」懷中出一玉象子，如拳許，曰：「此可求勾漏瑩徹者，燃香置象鼻下，勿令婦人雞犬見之，三五日，象自服之，即復吐出，乃可服。此火王太陽之精，凝結已三萬年；以相公好道，因以奉借。唯忠孝是念，無以貽咎。」又出一金象，云：「此是雌者，與玉為偶；不爾，玉象飛去。」德裕一一驗之無差，服之，顏面愈少，鬚鬢如漆，乃求採姝異，至數百人。象不復吐砂，其後南遷於鬼門關，逢道士，怒索二象，曰：「不志吾言，固當如此。」公睨俯不與。至鱷魚潭，風雨晦冥，玉象自船飛去，光燄燭天，金象從而入水。公至朱崖，飲恨而卒。見《洛中紀異》。

馬

蠶女者，當高辛帝時，蜀地未立君長，無所統攝，其父為鄰所掠去，已逾年，唯所乘之馬猶在，女念父隔絕，或廢飲食。其母慰撫之，因誓於眾曰：「有得父還者，以此女嫁之。」部下之人，唯聞其誓，無能致父歸者。馬聞其言，驚躍振迅，絕其拘絆而去。數日，父乃乘馬歸。自此馬嘶鳴不已。父問其故，母以誓眾之言白之。父曰：「誓於人，不誓於馬，安有人而偶非類乎？」但厚其芻食。馬不肯食，每見女出入，輒怒目奮擊，如是不一。父怒，射殺之，曝其皮於庭。女行過其側，馬皮蹙然而起，卷女飛去。旬日，得皮於大樹之上，女化為蠶，食葉，吐絲成繭，以衣被於人間，因名其樹曰桑。桑者，喪也。父母悔恨，念之不已，忽見蠶女乘流雲，駕此馬，侍衛數人，自天而下，謂父母曰：「太上以我孝能致身，心不忘義，授以九宮仙嬪之任，長生於天矣，無復憶念也。」乃冲虛而去。今家在什邡、綿竹、德陽三縣界，每歲祈蠶者，四方雲集，皆獲靈應。宮觀諸尼，塑女子之像，披馬皮，謂之馬頭娘，以祈蠶桑焉。《搜神記》云：「按《天官》，辰為馬星。《蠶書》曰：『月當大火，則浴其種。』是蠶與馬同氣也。《周禮·校人》職掌『禁原蠶者』注云：『物莫能兩大。禁原蠶者，謂其傷馬也。』漢禮，皇后親採桑，祀蠶神，曰：『苑窳婦人，寓氏公主。』苑窳婦人，先蠶者也。」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，是古之遺言也。

虎

弘治初年，荊溪有甲乙二人，髻卯交好。甲妻甚豔，乙乃設謀，謂：「若困甚，盍圖濟乎？」甲告不能。乙曰：「固知也。某山家豐於賄，乏主計史，覓之久矣。若解書數，正堪此耳。若欲，吾為若策之。」甲感謝。乙助其舟資，並載豔者以行。抵山，又謂：「吾固未嘗夙語彼，彼突見若夫婦，得無少忤乎？留而內守舟，吾與若先往。」甲從之。乙乃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。至極寂處，乃挾甲仆地，出腰鎌斲之。甲殞絕，乙謂已死矣，偽哭而下山，謂婦曰：「若夫齧於虎，試同往簡覓。」婦驚但無計，勉從之。乙又宛轉引行別險寂處，擁婦求歡，未遂。忽虎出叢柯間，咆哮奮前，齧乙以去。婦駭走。心忖：彼習行且爾，吾夫果在虎腹中矣。且悲且懼，盤旋山徑，求歸路未得。忽見一人離披而來，頭面俱血。逼視之，乃其夫也。婦喜曰：「汝已脫虎口乎？」夫亦訝問：「汝何為至此？」各道其故，共相詫歎，以為天道不遠。乃扶持還舟，竟無恙。時人作《義虎傳》傳義虎者曰：「視賊始謀，亦何義哉！已乃以巧敗，受不義之誅於虎。虎亦巧矣！非虎也，天也。使婦不遇虎，得理於人而報賊，且未必遂；即遂，未若此快也。故巧不足以盡虎，以義表焉可也。」

正德間，木工邱高，奉化人，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夷。至海旁，渡舟山，遭竊且死，眾棄之山麓而去。數日不死。忽一虎來，視眈眈，聲咆哮，斂齒而不u，若憫其垂死者。高始怖甚，既見其不u，沾沾可親，因指口求食。虎去，以兔豕來，不可食。虎，雌虎也，故相依坐身畔，飼以乳。高賴虎乳得活。數日起行，因敲石取火，掇朽枝煨食，日益強健。與虎相習，漸有牝牡之事。後有雄虎來求配，虎怒，相搏，高倚虎持竿逐之，去遠且已。久之，虎遂有娠，生一子，居然人也。高謂虎曰：「虎妻，虎妻，吾逗此荒山，雖生猶死。遠望有舟山可居，恨無舟楫。汝識水性否？」虎帖耳聽受，便躍入海，如履地，尾如檣，已而登岸。高左挾子，右持斧鋸，騎虎渡海，尾後風生。俄頃，已到舟山。眾皆驚避，高止之曰：「無傷也。」高伐木，結茆屋，囑虎曰：「汝勿晝出。」虎德其語，夜拖獸鹿。高晝則繫之。人呼為邱虎嫂。生子，名虎孫，性猛悍，虎項，獨骨臂，年二，力舉數百斤。或薦於浙省督府胡公，捧檄招來。破倭成功，受上賞。後高死，與虎合葬，成塚曰「虎塚」。至今海上談者，謂猛虎可親，必指「虎塚」云。《虎蒼》載此事，為蕭山木匠邱大本。

猴

弘治間，洛陽民婦阿周，山行遇群猴，執婦洞中，一老猴妻之。群猴驚不敢犯。日採山果為糧，或盜得米粟，周敲石取火飲食之。歲餘，生一子，人身猴面，微有毛，恒為老猴守視，不得脫。一旦老猴病目，周拾藥敷而盲之，乘群猴出，遂攜其子逃歸夫家。蘇郡民婦邵氏，乳史太守兒，後隨至洛，親見阿周母子。見陸延枝《說聽》。

以下魚蟲

魚

昔宗羨思桑娣不見，候月徘徊於川上，見一大魚浮於水面，戲囑曰：「汝能為某通一問於桑氏乎？」魚遂仰首奮鱗，開口作人

語曰：「諾。」宗羨出袖中詩一首，納其口中。魚若吞狀，即躍去。是夜，桑娣聞叩闥聲，從門隙視之，見一小龍據其戶，驚而入，不寢達旦。開戶視之，惟見地上彤霞箋一幅，詩曰：「飄飄雲中鶴，遙遙慕其儔。蕭蕭獨處客，惓惓思何述。愁心何當已，愁病何當瘳？誰謂數武地，化作萬里脩。誰謂長河水，化作纖纖流，誰謂比翼鳥，化作各飛鷗。悲傷出門望，川廣無方舟。無由謁餘款，馳想託雲浮。」出《玄散堂詩話》。

謝長裾住觀魚洞天，每念瓊卿，輒命一魚寄訊。魚飛入青天，輕於片紙，往來甚速。一日飛至桂海，與龍隱巖龍鬥，失其書，恐長裾責之，立化於西山之後為石焉，即今立魚峰是也。見《居錄續卷》。

蠶

蠶最巧作繭，往往遇物成形。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，私傍壁孔中視鄰家蠶離箔。明日繭都類之，雖眉目不甚悉，而望去隱然似愁女。蔡邕見之，厚價市歸，繅絲制弦，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。問琰，琰曰：「此寡女絲也。」聞者莫不墮淚。見《賈子說林》。

紅蝙蝠

紅蝙蝠，出瀧州，皆深紅色，唯翼脈淺黑，多雙伏紅蕉花間。採者若獲其一，則一不去。南人收為媚藥。《王子年拾遺》云有五色蝙蝠。《異物志》：鼯蟲因風入空木而化為蝙蝠。《靈芝圖說》曰：蝙蝠之壽萬歲，此最長久夫妻也。又《媚藥》載嗽金鳥、辟寒金龍子、布穀腳脛骨、鵲腦砂、挪屈草、苟草、左行草，獨未見錄紅蝙蝠處，豈缺載乎。

紅飛鼠

嶺南有紅飛鼠，出入必雙，人獲其一，必雙得之。

媛

周索《孝子傳》曰：媛，蚺屬，或黃或黑，通臂輕巢善緣，能於空中轉輪，好吟，雌為人所得，終不徒生。

砂俘

陳藏器《本草》云：砂俘即倒行蚘子也，蜀人號曰俘鬱。旋穴乾土為孔，常睡不動，取致枕中，令夫妻相悅。媚藥中多用之。

候日蟲

漢元封五年，勒畢國貢細鳥，以方尺之玉籠，盛數百頭，形如大蠅，狀似鸚鵡，聲聞數里，如黃鶯之音。國人常以此鳥候時，亦名候日蟲。帝置於宮內，旬日而飛盡。帝惜，求之不復得。明年，忽見細鳥自集帷幕，或入衣袖，因名蟬。宮內嬪妃皆悅之。有鳥集其衣者，輒蒙愛幸。武帝末，稍稍自死，人猶愛其皮，服其皮者，多為丈夫所媚。

蛤蚧

蛤蚧，偶蟲也。雄曰蛤，雌曰蚧，自呼其名，相隨不捨。遇其交合捕之，雖死，牢抱不開。人多採之以為媚藥。

以下草木

梨

九仙殿銀井，有梨樹二株，枝葉交結，宮中呼為雌雄樹。見《金鑾密記》。

杏

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□枚。每至爛熳，張大宴，一株命一娼倚其旁立，館曰爭春。開元年，宴罷夜闌，或聞花有歎惜聲。

竹

廣東有相思竹，兩兩生筍。

相思草

秦趙間有相思草，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，一名斷腸草，又名愁婦草，亦名孀婦草。人呼為寡婦莎，蓋相思之流也。見《述異記》。

鶴草蔓

鶴草蔓，當夏開花，形如飛鶴，嘴翅尾足，無所不備，出南海，云是媚草。上有蟲，老蛻為蝶，赤黃色，女子藏之，謂之媚蝶，能致其夫憐愛。見《草木狀》。

鴛鴦草

宋祁曰：鴛鴦草，春葉晚生，其稚花在葉中，兩兩相向，如飛鳥對翔。贊曰：翠花對生，甚似匹鳥，逼而視之，勢若偕嬌。

懷夢草

有夢草，似蒲，色紅，晝縮入地，夜則出。帝思李夫人之容，不可得，東方朔乃獻一枝。帝懷之，夜果夢夫人，因改曰懷夢草。出《洞冥記》。

有情樹

遜頓國有淫樹，晝開夜合，名曰「夜合」，亦云「有情樹」。若各自種，則無花也。

中國有合歡樹，未知即此否。合歡一名「青裳」，一名「合昏」，一名「夜合」，即今之烏賴樹，俗名「烏禮」。唐詩所云「夜合花開香滿庭」者是也。或以百合當夜合，誤矣。其葉色如今之蘸暈綠，至夜則合。其花半白半紅，散垂如絲。枝葉交結，風來自解，不相牽綴。晉華林園合歡四株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「欲濁人之忿，則贈以青裳。故嵇康種之舍前，蓋取數字之義。」又，魏明帝時，苑囿及民家花樹，皆生連理，有合歡草，狀如蓍，一株百莖，晝則眾條扶疏，夜則合為一莖，萬不遺一，謂之神草。宋朝東京第宅山池間，無不種之。然則草亦有合歡，不獨樹也。

夫婦花

薛儵，河東人，幼時於窗櫺內窺見一女子，素服珠履，獨步中庭，歎曰：「良人負笈遊學，艱於會面，對此風景，能無悵惋。」因吟曰：

「夜深獨宿使人愁，不見檀郎暗淚流。明月將舒三五夜，向來別恨更悠悠。」

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，對之微笑，復淚下吟曰：

「獨自開箱覓素紈，聊將彩筆寫芳蘭。與郎圖作湘江卷，藏取齋中作臥觀。」

其音甚細而亮。聞有人聲，遂隱於水仙花中。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：「娘子久離，必應相念。阻於跬步，不啻萬里。」亦歌詩曰：

「相期逾半載，要約不我踐。居無鄉縣隔，邈若山川限。

神交惟夢中，中夜得相見。延我入蘭帷，羽帳光璀璨。

珊珊皆寶襪，轉態皆婉變。歡娛非一狀，共協平生願。

奈何庭中鳥，迎旦當窗喚。繾綣猶未畢，使我夢魂散。

於物願無鳥，於時願無旦。與子如一身，此外豈足羨！」

歌已。仍入叢蘭中。儵苦心強記，驚訝久之。自此文藻異常，蓋花神解之也。一時傳誦二花為夫婦花。唐人賞牡丹後，夜聞花有歎息聲。又胡麻必夫婦同種方茂盛，下芫荽種須說穢語。孰謂草木無情無識也？

相思子

豆有圓而紅，其首烏者，名曰相思子，即紅豆之異名也。生於樹，其木斜，斲之有文，可為博局及琵琶槽。其花與皂筴不殊。子猶曰：因古人有血淚事，因呼淚為紅豆。相思則流淚，故又名紅豆為相思子。

相思石

海上有碎石片，如杏仁瓣。取一雙後，先投酪中，浮而不沉，相偎成偶。人故離之，須臾復作合矣，名曰相思石。錢簡棲山人云：「黃翁曾出以贈之。」

情史氏曰：萬物生於情，死於情。人於萬物中處一焉。特以能言，能衣冠揖讓，遂為之長，其實覺性與物無異。是以羊跪乳為孝，鹿斷腸為慈，蜂立君臣，雁喻朋友，犬馬報主，雞知時，鵲知風，蟻知水，啄木能符篆，其精靈有勝於人者，情之不相讓可知也。微獨禽魚，即草木無知，而分天地之情以生，亦往往洩露其象。何則？生在而情在焉。故人而無情，雖曰生人，吾直謂之死矣！